

論邢窯瓷器的發展和分期¹

李知宴

唐朝是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初步繁榮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邢窯佔重要地位。它精湛的技藝推動着其他瓷系的發展。長期以來，人們根據文獻記載的特徵來探索邢窯瓷器，由於窯址沒有發現，許多學術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隨着考古工作的發展，各地墓葬、遺址出土許多白瓷，1980年河北省臨城發現質量相當好的白瓷窯址，臨城緊挨內丘，人們認為符合唐代文獻關於邢瓷的描寫，出現了研究邢瓷的熱潮。1985年內丘發現白瓷窯址，規模大，產品與臨城一樣，有的作品上刻「盈」字款，與大明宮出土的一樣。筆者有幸於1983年和1985年12月到臨城和內丘作實地考察，獲得豐富的新資料。現擬以下問題談一點粗淺的認識：一、關於邢瓷的研究和窯址的發現，二、地理環境和邢窯發展的客觀條件，三、邢瓷的品種，四、時代的推斷和編年，五、邢瓷的分期和各期的工藝特徵，六、邢窯和中國其他各窯的關係，七、關於邢窯的衰落。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關於邢瓷的研究和窯址的發現

在唐朝，人們從各個角度清楚地記錄了邢瓷的存在。有敘述唐朝歷史情況時談到它，如李肇《國史補》；有為典書作注時談到它，如李吉甫注《唐六典》；有品評茶具時提到它，如陸羽《茶經》；詩人歌頌茶甌時稱讚它，如皮日休《茶甌詩》；唐人音樂活動也有它，如段安節《樂府雜錄》記載以它作樂器。其他，還有元稹的《長慶集》，宋人歐陽修等寫的《新唐書》在〈地理志〉裏，也有邢瓷的記載。從時間上看，由公元八世紀中葉（陸羽《茶經》成於761—762年）到九世紀末（段安節《樂府雜錄》成於公元894年），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時間裏從產地、造型、質地、釉色、社會應用等方面描寫都具體明白，反映出邢瓷在唐朝社會影響深遠而寬廣。

1949年前，由於陶瓷考古工作沒有開展，論述邢窯只能把文獻資料作點歸納，談不上研究。五十年代開始國外有一些學者根據文獻記載和流傳到國外的某些白瓷進行觀察，

¹ 作者1984年為日本三上次男博士壽紀念寫過〈關於邢窯瓷器的發展〉的論文，只用了臨城窯址資料。本文在前文基礎上用內丘、河北、河南、山西、甘肅、陝西發現的最新資料重寫而成。

嘗試探討邢窯的問題，但進展不大²。羅振玉在《匚廬日札》裏記載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從定州唐人李基墓出土白瓷，瓷坯堅固如石，油色瑩如玻璃，色白而不滯，略如定器。李基是唐代官僚，作過越州長史，封敦煌縣公，葬於咸亨元年（670）四月。陳萬里先生在〈邢越二窯及定窯〉中指出「其為邢瓷無疑」³。

五十年代陝西特別西安地區發掘了近千座唐墓和大明宮、西市遺址，出土許多白瓷。我們就其中有紀年墓出土的陶瓷進行排比，初步探討了唐代陶瓷造型演變的規律，進行了分期⁴，推論有的作品產自邢窯。由於窯址沒有發現，許多問題的討論都沒有深入展開。

考古工作者一直在為尋找邢窯而工作，在河北邢台地區教書的楊文山先生從五十年代開始一直利用教學之餘調查邢窯。1980年5月至1981年4月臨城第二輕工業局的人員和楊文山先生在內丘臨城交界的瓷窯溝⁵，臨城境內泚河及支流泚北渠兩岸的祁村、崗頭村等地發現十七處窯址，生產具有唐代質量相當好的白瓷，經分析後與文獻記載的邢瓷相符。其後在南北長25公里，東西寬4公里範圍續有窯址發現，共20多處（圖一），判斷邢窯窯址就在臨城祁村至崗頭村一帶，較重要的窯址分佈於祁村、賈村、崗頭、澄底等地。臨城的發現對邢窯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但臨城在唐代屬趙州，內丘在漢代為中丘縣，隋代改為內丘，屬趙州，武德元年（618）屬邢州，武德四年（621）屬趙州，貞觀初還屬邢州，以後一直屬邢州。內丘與臨城不屬一個州。儘管有許多理由證明臨城的發現就是邢窯的所在，但終究不如在內丘發現窯址來證明邢窯有力。有人從三個方面提出了疑問：第一，既然邢窯在臨城，為什麼李肇在《國史補》不說臨城白瓷甌而說內丘呢？再說臨城屬趙州，內丘屬邢州在唐代行政區轄一直穩定，縣界清楚。臨城和內丘與隆堯為鄰，隆堯就是隆平 and 堯山，隆平「漢為封建之邦，唐為興龍之地」，唐高祖李淵的祖宗墳地（開元八代宣簡公並七代祖懿王陵）就在縣南王尹村北。邢、趙二州官員要定期率領百姓前往春秋祭謁，長年派兵守護。地理的重要，邢、趙二州在唐代不會也不允許混淆不清。第二，製瓷原料不在臨城而在內丘，內丘更具有發展瓷業的條件。第三，臨城邢瓷不典型，可能不是邢窯的中心窯場而是近親支流。⁶

1984年河北省內丘縣文化局開展全縣文物大普查，終於在京廣鐵路西側的小馬河、李陽河兩岸，南起馮村鄉的唐馮村，北至與臨城交界的瓷窯溝，西起西邱村，東至京廣鐵

2 馮先銘：〈談邢窯有關諸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

3 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9期。

4 李知宴：〈唐代的瓷窯概況和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第3期。李知宴：〈西安地區隋唐墓葬出土陶瓷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

5 根據內丘縣文化館賈中敏提供的情況，瓷窯溝在內丘和臨城交界處，該村莊一半歸臨城縣管，一半歸內丘縣管。

6 程在廉：〈何處是邢窯〉，《河北陶瓷》1984年1期。

路兩側，南北15公里，東西8公里，約120平方公里範圍發現窑址28處（圖二），特別在內丘縣城周圍，以西關、南關窑址為中心發現大量精細白瓷。包括在唐大明宮遺址發現的帶「盈」字款的精細白瓷，窑址密集，細白瓷的比例較大。在城周的老校場等地還發現三彩作品和窑具。與臨城窑址在地理上連成一片，顯示出一個巨大的瓷器生產區，完全符合唐代文獻關於邢窑的記載。從考古學上尋找邢窑窑址的任務算是實現了，對邢窑的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二 地理環境和邢瓷發展的客觀條件

邢窑位於河北省南部偏西，滏陽河上游的小馬河、李陽河、泚河、泚北渠地帶，地處太行山東麓，是丘陵與平原交匯之所。土質係含砂紅土，穩定性好，築窑不易倒塌，燒陶歷史悠久。這裏瓷土豐富，南起內丘縣城，北至臨城的竹壁水庫，南北25公里，東西寬5公里的範圍裏，特別在內丘城周、永固新城、磨窩煤礦、邵明、瓷窑溝，臨城的山下、祁村、南程村、澄底等藏量最豐富。地下岩層斷層將瓷土層分割成許多面積不大的小條小塊。有的埋藏很深，古代難於開採，有的埋藏較淺，開採容易，優質瓷土淺埋層主要在內丘縣城西北一帶，這裏遺留着許多古人採土後的坑穴。可以作粗瓷用的劣質瓷土各處均有。邢窑建立以來，就地取材，與中國古代各個陶瓷手工業作坊組織生產的原則一樣。

滏陽河及其支流是河北地區重要水系，過去水源豐富，水源來自地下泉水，距內丘和臨城不遠的山邊有巨大的泉眼，稱為五龍泉，泉水湧出形成溪流，製瓷作坊就在河流附近建立，保證製瓷用水。丘陵地區林木茂盛，柴草砍伐不盡，這些就是邢瓷發展良好的資源條件。

在陳劉莊北大溝有一個巨大的千佛寺碑，碑文記載唐代內丘經濟繁榮，交通四通八達，周圍各縣都往這裏運貨，這裏貨物也販運到很遠的地方，車來人往，很是繁榮。內丘和臨城各個作坊生產的瓷器匯集於市，地方官吏挑選優秀之作上貢，或皇室派人挑選、訂貨。商人從作坊辦貨運銷各地。從活躍的商業交通綫來看，陸路往北聯通贊皇、元氏、正定、藁城、曲陽、保定、通縣、涿縣等，往南聯通邢台、邯鄲、安陽、洛陽、西安等商業重鎮和達官顯貴集中的都會。水路交通也很方便，溪流的小船從作坊運瓷器到泚河、李陽河、小馬河等入滏陽河，改用大船進入子牙河，進天津地區。往北由北運河通往北京、通州地區。往南由大運河進入長江，可直接運抵鎮江、揚州，或經南方水系，陸路運往廣州、明州（寧波）等海港城市，或外運出中國。

邢窑窑址的佈局，從臨城來說，早期的青瓷和白瓷作坊主要建立在城南的陳劉莊、賈村。唐代白瓷、青瓷、黑瓷窑址位於陳劉莊、賈村、澄底、崗頭、祁村、西雙井、東雙井等。晚唐五代的窑址有崗頭、澄底、射獸等。宋金元時期的窑址有北程村、南程村、

解村、山下、西瓷窑溝等(圖一)。這些窑址的佈局表明,作坊特點是離城較遠、零散,沒有集中的窑址羣,規模比較小。

內丘的窑址羣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分佈在北大豐、中豐洞、西邱、新城、永固、南嶺、白家莊、吳村、北雙流、南雙流、馮唐等地,時代較早,生產青瓷、白瓷。第二部分從內丘南關、西關窑羣為主,包括縣廣播站、城關鎮大院、食品加工廠、北窑台地(陽窑台)、老校場、禮堂北、財稅局、服務樓、外貿局、收購站等窑址,為生產最發達的地區。生產青瓷、粗白瓷、細白瓷、黑瓷、乳濁窑變釉瓷、醬釉瓷以及三彩釉陶,興旺發達,窑羣密集。第三部分有河村、張家莊、南關、瓷窑溝等窑址,時代最晚。第一、三部分窑址距離較遠,比較分散。第二部分集中在城周圍,利用城郊永固新城出的優質瓷土的條件,大量生產如銀似雪的白瓷和三彩。⁷

三 邢瓷的品種

邢瓷的品種很豐富,現在將其特點介紹如下:

青瓷、青黃釉瓷和黃釉瓷,在內丘和臨城接壤的陳劉莊,在南北3,000米,東西5,000米的範圍發現14處窑址⁸。在賈村、邢村等都生產青瓷、青黃釉瓷和黃釉瓷。在內丘的馮唐、西邱、南雙流、北雙流、南嶺、北大豐、中豐洞、吳村、白家莊、南關等窑址也生產這類瓷器。

青瓷產量很大,大部分在早期窑址裏生產。胎色青灰,質地堅硬,厚重,施青釉,裏壁滿施,外壁只在口沿及上腹施釉,釉質凝厚,玻璃質強。青黃釉就是在厚厚的化妝土上,釉層青綠深沉,泛黃,沒有上化妝土的地方仍然是深青色。黃釉的黃色較深,釉質較細。這三類瓷器上釉十分接近,釉層中的呈色金屬物質,主要是鐵的氧化物,只是火焰氣氛和含鐵量控制的不同而產生差異。產品都是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盤、鉢、罐等(圖三、四、五)。碗類有兩種造型,第一種是侈口、坦腹碗,口沿較薄,腹體較淺,平底,圓餅狀實足,碗心留有三支釘痕(圖二七,1、2)。第二種腹體較深,形體比較小,下腹較瘦,小平底,圓餅狀足(圖二七,3)。盤類,侈口尖唇,盤體淺,底不太平整,邊緣微曲,型號有大有小,造型結構基本一樣,還有一種高足盤(圖二七,5—7)。鉢類,只有斂口環底鉢一種,胎體厚重結實(圖二七,8—11)。罐類,都是口部較小,侈口圓唇、細頸豐肩,腹體比較粗短,平底,有的肩安雙系(圖二七,12、24、25)。瓶類,只有盤口瓶和四耳瓶(圖二七,26、27)。

黑瓷,多數胎體較粗,器形較大,厚重。部分作品胎質較細,造型規整,釉層凝

7 《河北內丘邢窑座談紀要》,1985年12月9日。

8 李知寒:〈邢瓷起源的新發現〉,《1984年百科年鑒》(哲學社會科學),頁488—489。

厚，瑩潤光亮，器物種類有雙耳罐、侈口翻沿罐、鉢等（圖六、七）。在內丘西關窑羣的禮堂北窑址，還發現質量高的黑釉三足銀（圖八、圖二七，72）。在臨城的射獸村、南程村一帶發現有黑瓷雞腿罐等。

醬釉瓷，在內丘窑址裏出土一些粗瓷，如罐、瓶的殘片，施醬色釉，釉面光平，比較亮，有的像芝麻醬色、有的成醬紅色，沒有青釉的玻璃質感，火候很高（圖九）。

乳濁窑變釉瓷，在內丘的河村窑址，發現有乳濁窑變釉的作品，與河南魯山、郟縣、禹縣的彩斑窑變釉一樣，這種釉屬於二液分相釉，與宋代鈞瓷在工藝上關係密切，有人稱為「唐鈞」，產品種類不多，主要是胎體厚重的罐類器物。

白瓷，在臨城的崗頭村、祁村、東雙井、西雙井、賈村、澄底、程村、東瓷窑溝，內丘的西瓷窑溝、北大豐、南嶺、南雙流、北雙流、中豐洞、西邱、吳村、白家莊、馮唐、河村以及城周西關、南關窑羣等均產白瓷，是邢窑生產的主流，以至白瓷著稱於世，其他瓷種不為人們所知。白瓷分為粗白瓷、細白瓷、覆燒白瓷、劃花白瓷和白釉黑花瓷等。

粗白瓷器，有杯、碗、盤、鉢、壺、瓶、罐（圖十、十一、十二）。有的白度不高，釉色泛青，有的器物上半部分是白的，下半部泛青，白的不穩定。杯類，種類不多，一種是侈口，唇沿很薄，腹體較深，一種底部很窄，還有一種腹體很淺，底部比較寬，底部均安圓餅狀實足（圖二七，21、22）。碗類，有平底小碗，平底大碗和各種規格的玉璧形碗，碗壁比較厚，腹體比較淺。還有一種直口深腹碗，底足特別小，腹體比較厚（圖二七，4、19、20、30、31、39、43、44）。盤類，有直壁平底盤，口沿略外侈，唇沿尖薄，腹壁挺直，比較淺，平底。胎體比較厚拙（圖二七，38）。高足盤，侈口尖唇，腹壁很淺，盤底突出一棱，下承以喇叭形高足，另外一種高足盤是斂口，圓唇，腹淺，腹壁微曲，下承以喇叭形高足，足沿外翹（圖二七，36、37）。鉢類，有兩種樣式，一種是斂口圓唇，上腹寬而扁，下腹比較瘦，小平底（圖二七，33）。第二種是侈口，深腹，腹體較窄，小平底（圖二七，34）。研鉢，像一個碗，胎體粗厚，外壁施釉，裏壁澀胎，有刻劃很深的溝漕組成的圖案，由於質地堅硬，可以研磨釉料或藥物。壺類，即注子，有口、流和柄，口一般為侈口圓唇，頸有長有短，腹體比較寬，底徑也比較寬，底安寬矮的圓餅形實足，柄為雙泥條拼成的曲柄，流為很短的管狀流，安在肩部（圖二七，60）。扁瓶，小口，唇沿下斜，細頸而短，肩安雙系，肩部很寬，腹部呈杏仁形，係作成忍冬形，腹體是一串聯珠圍成杏仁形平面，平面滿布纏枝花卉（圖二七，35）。罐類，翻沿圓唇，肩部豐滿，腹部圓鼓，底部較寬。蒜頭瓶、斂口，細頸、豐肩，腹體較寬，平底（圖二七，36）。其他還有多足硯（圖二七，41）、器蓋等。除生活用具外，還白瓷佛龕，龕頂雕出鋪首和忍冬紋邊飾，中心是一佛盤坐在蓮形須彌座上，兩側是兩個佛弟子，邊框上是身強力壯的力士，下端是童子，兩側是兩頭獅子（圖二七，40）。
細白瓷，種類比粗白瓷多，它既是邢窑最高工藝水平的代表，也是生產得最多的品種。器物種類有碗、盤、杯、盞、盞托、盒子、研鉢、壺、鳳頭壺、瓶、罐、銀、鳥食

罐、小人、騎馬俑、馬、猴、狗、鴨、鸚鵡等（圖十三——十七）。

碗類，有六種之多，第一種是侈口，圓唇，唇沿較淺，腹壁斜收較直，小平底，底部作很矮平的玉璧形足，里外壁施釉，（圖二七，47、48、56、57）有的圈足中心施釉，有的碗底足中心刻「盈」字（圖二七，46）⁹。第二種，折腰碗，翻沿圓唇，腹體較深，上腹成反弓形向內曲，約至腹體三分之二的地方外突一棱，下弧微微外曲，平底，底較寬，底下作出玉璧形足，足面較窄（圖二七，58）。第三種是玉環足碗，腹壁略曲而深，平底較寬，圈足足面很窄，像女人手腕上帶的玉環一樣。這類碗有的底足也刻有「盈」字，數量沒有玉璧底碗多（圖二七，85）。第四種，口作菱花形，口沿像唐代菱花鏡邊沿的形狀。第五種，荷葉形口沿，它是胎體在濕潤狀下將口沿壓成荷葉形的（圖二七，59）。第六種，葵口形碗，將口沿切成葵花瓣形（圖二七，75、76）。

盞類，形體較薄，很淺，口沿外侈，形體小，可能是小盞，有的小盞是平底，沒有足，底部刻有「盈」字（圖十七，中）。

杯類，有三種。第一種直筒形，口沿較薄，略微外侈，腹和底界綫不清楚。第二種高足杯，仿照當時宮廷流行的金杯型式而製造（圖二七，42）。第三種，深腹，口沿做成菱花形（圖二七，79）。

盤類，有兩種形制。第一種平底盤，口略侈，直壁而淺，平底。第二種菱形，掇角，印花。

壺類，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注壺，在臨城發有口微侈，短頸，短流，腹體飽滿的壺（圖二七，61、82）。在內丘窖址裏發現有圓管形短流。第二種，臨城窖址出土的皮囊壺屬於細白瓷，形制比較飽滿，製作也比較精細（圖二七，63）。第三種，鳳頭壺，根據波斯的胡瓶作成鳳鳥的形狀。過去就有農民耕地取土時發現的細白瓷鳳頭壺殘片，送到北京交給中國歷史博物館（圖二七，55），國外也有收藏邢窯細白瓷和粗白瓷質地的鳳頭壺（圖二七，65）。

盞托類，口沿外撇，或口沿的局部邊沿成荷葉形卷起，口沿與腹體交接處，凸起一棱以承托盞杯。有的足沿寬，有的足沿窄，玉環形圈足（圖二七，80、81）。

鳥食罐類，在臨城窖址中，出上有質量很高的細白瓷小杯形鳥食罐，口沿一側有一小鈕以拴繩之用。

9 關於細白瓷刻「盈」款的意思，我推測有六個意思：第一，充滿：《詩·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傾筐。」第二，圓滿、豐滿之意：《禮記·禮運》：「三五而盈。」孔穎達《疏》：「盈謂月光圓滿。」《文選·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李善《注》：「豐盈，肥滿也。」第三，溢出、增長之意。第四，通贏，有餘，多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孔穎達《疏》：「贏，讀為盈，盈是滿也。」第五，盈盈：依態美好貌。《古詩十九首》：「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元稹：《答姨兄胡靈芝》：「對談依越越，送客步盈盈。」第六，可能是製作作坊的字號。

白瓷盒，作子母口，腹體寬而淺，玉璧形足，蓋面比較寬，微微隆起。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白瓷盒，底足中心刻一「盈」字（圖二七，64）。

其他還有罐類（圖二七，62）及獅、象等形象（圖二七，52—54）。

覆燒瓷器，在臨城的南程村、山下、解村、西瓷窑溝，內丘的東北部東瓷窑溝及五郭鄉範圍，發現許多學習定窑覆燒工藝燒出的瓷器，窑址範圍較大，生產也很多，一個作坊的面積，有的可達千平方米，堆積達1—2米厚。品種有白瓷、黑瓷，裏壁施白釉，外壁施黑釉的瓷器（圖十八、二七，66、87），還有芝麻醬釉（即褐色釉瓷器）。

劃花、印花瓷器，在臨城的山下窑址發現有劃花、印花瓷器，花紋有團花、折枝花等（圖二七，88—90）。

白釉黑花瓷器，在臨城的南程村及內丘的一些窑址裏，發現有磁州窑型的白釉黑花瓷器。內丘文物保管所的賈中敏先生說，在內丘生產白釉黑花瓷器的窑址裏發現有像河南鈎瓷乳濁狀天藍釉的作品，器物主要是些碗類。

三彩釉陶，1984年以來，內丘在文物普查中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發現了三彩釉陶窑址，採集了很多研究標本。器物有鉢、罐、盤、杯、甕和蓋等（圖十九）。鉢，有斂口鉢，斂口圓唇，肩與上腹豐滿，下腹比較瘦，小平底。罐，有雙耳罐，形體比較大。還有單耳罐，形體很小。盤，主要是一種口沿略為外侈，翻沿的平底盤，唇沿比較尖薄，底部很厚，約為口沿的三倍。杯，是一種侈口翻沿的深腹杯，底作出圓餅狀實足，腹體一側安環耳（圖二七，66—69）。其他還有墊燒窑具（圖二四）。

四 時代的推斷和編年

對邢窑瓷器先作一個初步的時代推斷，可以看其發展序列。今後經過大規模有系統的發掘，瓷器大量出土，對時代判斷將更加深入和準確。

青瓷、青黃釉瓷，與河北景縣封氏墓羣、濮陽李雲墓出土的青瓷胎釉特徵很接近（圖三、四）。碗類造型與河間邢氏墓、安陽范粹墓、太原婁叡墓出土的青瓷相類似，底部很小，接近於環底狀的青瓷鉢（圖二七，10）與婁叡墓（北齊武平元年）的釉陶鉢相似¹⁰。邢瓷中的青瓷盤也是一種很早的樣式。臨城陳劉莊和內丘西北部的青瓷窑址，地層深，作品種類少，把它與河南安陽隋代青瓷窑址相比，種類少得多。陳劉莊一處暴露在外的窑爐殘迹，腹腔不到2米，結構簡單，沒有發現匣鉢，器物的底部用泥條卷成一圈來墊燒（圖二七，12）。碗、鉢一類器物用比較寬的三叉支釘或用小泥團墊燒，是初創時期的特徵（圖二七，1—3，5—12），屬於北朝後期器物。

黃釉瓷器，粗厚與壽州窑的黃釉瓷相似，品種也少，當是初唐時期的器物（圖五）。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婁叡墓發掘簡報》圖二八、三三，《文物》1983年10期。

內丘發現的一些粗白瓷碗、鉢一類作品，腹體比較淺，胎色白中發灰，裏壁滿施化妝土，外壁只在口沿部分施化妝土，白釉在有化妝土的部分很白，無化妝土的部分發灰。有的胎體堅硬厚重，白釉白的不均勻，這些特徵與北齊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一樣（圖二十、二七，4）。還有一件沒有上釉的素白瓷佛龕，根據佛的造型特徵和佛龕下獅子的位置判斷，應是隋至初唐的作品（圖二七，40）。從魏晉南北朝瓷器發展的條件看，北朝完全具備了生產白瓷的條件¹¹。如果按照古代文獻記載，我國生產白瓷還會在北朝之前。〈筌賦〉注引呂忱《字林》：「瓷，白瓶長頸」類就是躲字，《玉篇》：「躲，身也。」呂忱是西晉時人，如《字林》所記屬實，西晉時已經有白瓷做的長身酒瓶。¹²

內丘北雙流和臨城賈村遺址出土了一批白瓷¹³，有深腹杯和深腹碗（圖二七，20）。深腹杯的口微侈，口沿較薄，中腹至底逐漸加厚，底部很小，圓餅狀足，足的邊棱略為外侈。有的底部稍寬一些（圖二七，21—22），白胎，施化妝土，白釉玻璃質較強，下腹近底足處露胎，這是典型的隋代白瓷的特徵。故宮博物院陶瓷館展出的隋代白瓷杯與之一樣，安陽隋張盛墓、西安隋李靜訓墓、姬威墓出土的白瓷也與它們一樣。邢台曹寅莊隋大業四年（608）墓出土的雙龍柄盤口尊，天津市文物管理處珍藏的雙龍柄雙身尊都是隋代邢窯的作品（圖二七，28、29）。國外收藏隋白瓷香爐應是邢窯作品（圖二一），因為只有邢窯此時才具備生產這樣高水平的作品。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也應是邢窯產品（圖二二）。內丘窯址裏的雙耳扁瓶，其肩部雙耳作成忍冬葉形，腹部以粗大的聯珠圍成的裝飾圈，與北齊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黃釉雙耳人物舞蹈紋扁壺造型相似，而腹體又與隋大業四年李靜訓墓出土的白瓷扁壺一樣，腹體中心的纏枝花卉則與唐三彩作品上的相仿（圖二七，35），這件作品斷代為隋至初唐比較合適。

那種腹體比較矮，腹壁弧度不大的碗，足是一個圓餅，又寬又矮，足徑超過口徑 $\frac{1}{2}$ ，粗厚，施白色化妝土，釉色多呈銀灰色，積釉處泛青或泛黃，釉層厚度不均勻，以及斂口環底鉢一類作品（圖二七，30、31、32、34），在西安地區初唐至盛唐時期的墓葬裏多有出土。

在內丘窯址裏出土兩件白瓷硯台，很像滴足硯，其足只能看到一部分，如果是滴足硯，則是隋至初唐時期之作，如果不是滴足硯，其形制也很像總章元年（668）李爽墓出土的多足硯，也應是初唐之物（圖二七，41）。粗白瓷鉢也是初唐製作的（圖二三）。

在內丘西關窯址和臨城射獸村唐墓中出土的青瓷壺，口微侈，圓唇，短頸，肩腹豐

11 李知宴：〈談范粹墓出土的瓷器〉，《考古》1972年5期。

12 唐蘭：〈長沙馬王堆漢軼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遺策考釋〉，《文史》第十輯，中華書局，1980年。

13 保存在臨城輕工業局邢瓷試製組和內丘縣文化館文物保管所。

滿，像橄欖形，胎體厚重，造型特徵應該是初唐時期的。故宮收藏的隋至初唐的粗胎青瓷壺就是這個樣子（圖二七，32）。還有胎體厚重的四耳罐，腹體滾圓，也是隋至初唐的典型作品。內丘西關窑羣出土一件白瓷盤，與總章元年李爽墓出土的白瓷一樣（圖二七，38）。

粗白瓷中那種胎體厚重的侈口碗，淺腹，碗心比較坦平，圈足矮而寬，成玉璧形。這種碗有大小不同的規格（圖二七，30、31、39）。在盛唐墓中出土數量相當多，可知此器主要流行於盛唐社里間¹⁴。1959—1961年西安唐西市發掘時出土很多這類白瓷碗、盞和注壺¹⁵，發掘時採集的瓷片成筐。西市在盛唐時期最繁榮，西市出土的瓷片應該是盛唐時期的。盛唐時期的執壺很流行，圓管流仍然較短，肩部豐滿，腹部圓鼓（圖二七，60）。在窑址發現許多外墻施黑釉，裏壁施白釉的瓷器，圈足也是玉璧形，在西安的天寶三年（744）史思禮墓出土這樣一件瓷器¹⁶。還有一件形體較大的折腰碗（圖二七，58），是盛唐之物，在陝西的乾縣神龍二年（706）永泰公主墓出土一件三彩折腰碗，形制與之相同¹⁷。

內丘和臨城出土大量細白瓷，質地精良，凡底足比較寬平，圈足成玉璧形狀，大都是盛唐之物，特別底部刻「盈」字款的白瓷（圖二七，46），過去在大明宮遺址裏有發現。¹⁸西安地區開元時期唐墓裏出土底部刻「翰林」字樣的細白瓷罐，類似的作品在內丘西關窑址中有發現，只是沒有刻字。臨城遺址中出土細白瓷皮囊壺，在西安地區盛唐墓裏有出土，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收藏一件貼花褐彩白瓷皮囊壺，製作相當別致，屬盛唐時期之器。在西安何家村出土一批窖藏金銀器中有一件銀質皮囊壺，上面有鑲金的舞馬脚杯紋，它是盛唐或稍晚時期的作品¹⁹，在臨城遺址和西安唐墓中都出土有一種細白瓷注壺（圖二七，61），有的在壺柄上塑出一小獸，前肢攀着口沿，後肢登上柄頭，此器成於盛唐或晚唐時期²⁰。白瓷杯中有仿金杯形製的高足杯，或環耳杯（圖二七，42），也應是盛唐時期之作。荷口、葵口或菱形形口的精細白瓷碗（圖二七，59、75、76），在西安的盛唐或晚唐貴族墓中有出土。1961年我在西安時，承主持發掘大明宮遺址的馬得志先生相告，大明宮遺址中出土這類瓷器很多。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的細白瓷蠟台，長頸瓶出自盛唐墓中，應是邢窑產品（圖二五、二六）。

14 見《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頁109—117。

1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長安西市遺址發掘》，《考古》1961年5期。

16 李知宴：《唐代的瓷窑概況與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3期。

17 陝西省文管會：《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64年1期。

18 見《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頁49—54。

19 陝西省博物館等：《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

20 河北臨城邢窑研製小組：《唐代邢窑遺址調查報告》，《文物》1981年9期，頁41，圖七。

在細白瓷中，有一類碗、蓋、蓋托、盒、瓶、執壺等作品胎體變薄，或頸部變長，或圈足變高，以及一些小動物形象，根據西安和河南三門峽地區唐墓出土瓷器來看，應該是晚唐的作品，部分器物製作較晚，屬五代之器。在西安的唐大曆十四年（779）曹惠琳墓出土的白瓷蓋托，過去推測可能是景德鎮的產品，現在在內丘和臨城都發現同樣的產品（圖二七，80、81）。

在內丘老校場，縣禮堂北等地三彩窯中發現許多三彩作品及其使用的支具，與洛陽、西安地區盛唐墓中出土的作品和鞏縣三彩窯裏的支具相同（圖二七，66—70，圖二四）。

在臨城窯址中出土一種白瓷壺，頸部變長，壺柄高度只在頸的 $\frac{1}{2}$ 地方，腹部圓鼓，下腹較瘦，圈足成玉環形。根據南方的同類型青瓷壺判斷，時代應定為五代（圖二七，82）。在臨城澄底村發現的白瓷器，基本上都是五代時期的產品²¹。

在瓷窯溝村的南坡一帶瓷窯生產數量很大的粗白瓷碗，碗底高，鏟坯的痕迹清楚，施釉是裏壁滿施，外壁只施一半。在臨城馮村宋霍驢賢墓和邢台市三義廟宋墓均有出土，應為宋代之物（圖二七，86—90）。

覆燒瓷器是學宋定窯工藝，鷄腿鏟有典型的金代作風，有的可能是元代之作。

劃花、印花和白釉黑花瓷器都是宋金元時代的作品。

今就一些典型器物用圖表來排比，以見邢瓷發展的序列（見圖二七）。

五 邢瓷的分期和各期的工藝特徵

邢瓷的品種和各類瓷器的造型表明邢瓷發展有明顯的階段性，可以按考古學方法進行分期。北朝至初唐可以劃分為第一階段，盛唐是第二階段，晚唐五代是第三階段，宋金元是第四階段。

第一階段，以內丘西北部的各個窯址，臨城的陳劉莊和賈村為主，生產青瓷、青黃釉瓷、黃釉瓷和粗白瓷。造型和北朝的陶器相似，在工藝上表現為質地粗糙，原料沒有經過良好的加工，雜質很多，胎體內氣孔既大且多，出現細小裂隙。成型穩定性能不好。轆轤成型，胎面輪鏟紋理不清晰，也不均勻。胎體堅硬，顏色呈灰黑，深淺不一。燒成溫度高；但氣氛控制不夠穩定，有的露胎部分呈褐紅色，沒有任何裝飾，靠化妝土來增加釉色的美觀，釉面流釉、縮釉現象常見。

白瓷，都是粗白瓷，原料有一定加工，造型粗獷，器物種類少。胎體白度不高，釉色白中泛黃，玻璃質強，有的白中泛灰，釉色不均勻的現象很普遍。轆轤成型，胎面紋

21 葉喆民：〈邢窯錫器〉，《文物》1981年9期，頁51。

理比較均勻，圈足挖的整齊，普遍靠化妝土來提高白度，許多器物施釉時裏壁滿施，外壁只在口沿部分，即盛物和人們使用時，接觸口唇的部分施釉，瓶、罐、壺一類器物也多只施至上腹，可見工匠用釉料完全着眼於實用。白瓷佛龕不上釉。

這個時期的邢瓷主要在河北、河南、陝西等地的達官顯貴的大墓中，或重要城市遺址中發現，其他地區如沿海港口城市數量則很少。

第二階段，青瓷、青黃釉、黃釉瓷變化不大，有的胎體較薄，作的精巧一些，生產數量減少，白瓷黑瓷發展較快，釉色均勻明亮。這顯示出邢窯工藝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現在黑瓷、白瓷和多彩釉陶上。

粗白瓷生產數量和種類大幅度增加，質量提高，胎質比較細，白的比較純，雖然與該窯精細白瓷相比顯得粗厚，但與全國其他唐代白瓷相比，水平還是高得多，今天河北臨城技術人員稱為銀白釉瓷器，與唐人陸羽在《茶經》中講的「邢瓷類銀」相符。

細白瓷，胎體細密堅緻，原料經過仔細加工，獲得良好的可塑性、成型穩定性能良好。器物作的規整精巧，一絲不苟，一件作品從中心軸綫至四周，距離均勻，沒有一點厚薄不勻，或變形的現象。唐朝詩人皮日休在《茶中雜咏·茶甌詩》中稱讚它「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²²圈足比較矮，玉璧形，用轆轤成型，經過仔細修坯，胎面看不到任何輪轆紋理。第二階段白釉直接放在胎體上，不施化妝土，全憑工匠的精工細作，使得胎面潔白，根據化學分析，這個階段邢窯白瓷的胎體中 Al_2O_3 含量較高，因此要求相當高的燒成溫度，一般要在 $1320^{\circ}C$ 左右才能燒結，從取得的樣品分析看，有的吸水率偏高，燒結不夠良好，是燒成不夠良好所致。邢瓷的釉質細膩，光澤瑩潤，色白如雪，如陸羽《茶經》中說「邢瓷類雪」。與景德鎮、德化白釉相比，釉中 MgO 含量較低，屬於 $MgO-CaO-Al_2O_3-SiO_2$ 系統，可稱「鎂一灰」釉²³，燒成火焰是還原焰，潔白如雪就是白色隱隱發青。邢窯工藝成熟了，器物種類明顯增加，日常器物有碗、盤、杯、瓶、壺、罐、盞托、臘台等。河北省臨城鎮內東鎮公社發現的邢窯細白瓷鳳頭壺，以及內丘、臨城發現的皮囊壺、菱形碟、深腹鉢、騎馬人、獅子等作品上作出乳釘紋、褐彩、刻花、印花等裝飾，數量很少。生產越發展、工藝越提高，越沒有裝飾。它的造型比例準確、端莊、綫條流暢秀麗，顯示出大唐盛世宏偉的氣魄。器物典雅大方，把白瓷的胎釉素淨美和質感美發揮到最高限度。它美在質樸、崇高，沒有任何故作雕琢之氣，美得令人陶醉，而又予人以含蓄蘊藉的感覺。因此邢窯白瓷廣泛地受到人們的稱讚，各地作坊競相

22 皮日休，晚唐詩人（？—880），在《茶甌》詩中歌頌邢窯與越窯瓷器：「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瓷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棗花似旋眼，華沫香清齒，松下時時看，交公亦如此。」（《全唐詩》卷二十三，皮日休，五）。

23 盛厚興等：《唐代邢窯白瓷的研究》，《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第二屆國際討論會論文提要》，頁15。

模仿。葵口碗、菱口碗等作品是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三足盤、獅子、人物與象的雕塑也流行於這個時期。碗類器物比較矮，碗壁弧度不大，略厚，足徑是口徑的 $\frac{1}{2}$ ，有的超過 $\frac{1}{2}$ 。高度一般只有口徑的 $\frac{1}{4}$ 。底足外牆略高於內牆，或者相等，足心挖的很淺，光平，足高只有通高的 $\frac{1}{4}$ 。許多作品足心刻「盈」字銘款。施釉工藝也有很大的改進，裏外壁甚至足心都施釉。施釉均勻，釉面光潔。根據內丘中心窯場——南關窯場統計，細白瓷、粗白瓷數量很大，約佔40%以上，過去臨城邢村統計細白瓷只佔2%。正如李肇在《國史補》中說：「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囊，氈帽爲蓋，革皮爲帶。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²⁴白瓷中的精品，特別底部刻「盈」款白瓷作品是向宮廷進貢的。《新唐書·地理志》：「邢州鉅鹿郡……土貢……磁器。」在大明宮遺址裏發現刻「盈」字款的白瓷以及刻有「翰林」字樣的白瓷罐就是證明。此時，大量白瓷，特別質地較粗的白瓷作爲重要商品向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銷售，除在長安、洛陽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遺址，官僚、富商、地主墓中常有發現以外，陸路通往河西走廊的甘肅平涼、涇川、華亭等地經常有發現，甚至有數量龐大的細白瓷出土。山西地區的商業通道，北京等地也經常有出土²⁵，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如寧波、揚州等地出土數量相當多。故宮收藏一件白瓷花口瓶，釉下刻有「丁大剛作瓶大好」一行字。該瓶的窯口尚需仔細考察，但可以說明唐代白瓷商品性增強。邢瓷也是這樣，既能滿足最高統治集團的需要，也能供市民有錢之家選用，或銷售到海外去。在東南亞、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泰國、伊朗、伊拉克、埃及、朝鮮、日本等國家均有唐代白瓷的發現。證實李肇記錄的「天下無貴賤通用之」是可信的。

第三階段，白瓷繼續得到發展，包括生活用具，陳設藝術品、人物、動物等藝術形象。細白瓷生產又有增加，在西安地區，這時期的唐墓裏出土數量增加。工藝水平也有提高，胎體薄而精細，燒結程度也很好，沒有生燒的現象，敲擊有清脆的金屬聲。唐人段安節的《樂府雜錄·方響》有這樣的記載：「武宗朝，郭道源爲鳳翔府大興縣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善擊甌，率以越甌、邢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筋擊之，其音妙於方響。」這個時期的邢窯白瓷是邢窯工藝水平的代表，就以今天瓷器標準來看，邢瓷也是無可挑剔的。器物的特點，一般是製作靈巧，圈足窄，在全國白瓷中水平

24 李肇撰寫的《國史補》是敘述開元至長慶（公元713—824年）這段歷史。正是唐朝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邢瓷工藝發展的高峯，考古發現與《國史補》記載相符。見《津逮秘書》本卷下，頁18。

25 在北京地面，我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花園土中揀到唐代邢窯白瓷片。1985—1986年北京市文物考古隊曾在北京郊區平谷縣上宅遺址唐代地層發現有完整的邢窯白瓷碗、碎片和三彩陶片。

最高，在河北一些小型墓中也發現用邢瓷殉葬²⁶，說明民間也能買到盛唐時只有皇宮、貴族才能使用的細白瓷。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時的邢瓷仍然不講究裝飾，以素白取勝。

第四階段，細白瓷已經不生產，粗白瓷質量也下降。與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民用粗白瓷水平沒有什麼區別，品種單調，談不上甚麼藝術水平，花紋也不清晰。

邢窯瓷器發展的階段及其工藝特徵就是邢瓷考古學分期的依據。關於邢瓷分期可以作如下歸納：

第一期，北朝後期至初唐，即北齊至武則天時期（公元550—704年），邢瓷的初創時期，作坊比較分散，主要生產青瓷、青黃釉瓷、黃釉瓷，生產數量較大，厚重拙實，粗獷雄偉。北朝後期發明白瓷，工藝尚不夠成熟，但白瓷發明之後發展很快，到隋朝不但工藝提高，產品數量也明顯增加，一些隋朝墓葬更成組成批地出土白瓷。

第二期，盛唐時期，即唐中宗至德宗時期（公元705—805年），生產發展迅速，作坊密集，生產興旺，在內丘城周形成中心窯場，工藝提高很快，粗白瓷、精細白瓷、黑瓷、醬釉瓷、三彩釉陶，大量生產。工藝精湛，社會影響廣泛，製成品向宮廷進貢，輸出到海外許多國家和地區。

第三期，晚唐五代時期（公元805—960年），白瓷工藝繼續提高，由於受金銀工藝的影響，生產數量很大的精細白瓷。還生產黑瓷窯變釉作品。

第四期，宋金元時期（公元960—1290年），工藝落後，模仿定窯、磁州窯製作，但工藝水平遠遠落在定窯、磁州窯之後，作坊零落，降為生產民間粗瓷的場所，失去唐代邢瓷的藝術光輝。

六 邢窯瓷器和中國其他瓷系的關係

邢窯的發生、發展與中國各個瓷系聯繫密切，它受別的窯系的影響，也影響到別的窯系。這裏只擇要說明如下：

與南方青瓷和越窯的關係：南方青瓷歷史悠久，商代中期發明原始青瓷，漢代青瓷進步，到唐代越窯青瓷「千峯翠色」，與邢瓷並駕齊驅。「南青北白」主要指這兩大窯系。北方瓷系出現以來，造型深受越窯的影響，尤期到唐朝邢窯發展起來，互相促進，共同受到社會的稱讚。但到晚唐五代，越窯的創造精神遠遠超過邢窯。越窯大量吸收金銀器、羅馬、波斯玻璃器造型的優點，創造了許多新穎的器形，綫條處理很活潑。裝飾上更創造了劃花、刻花、鏤刻、貼塑等手法，甚至在青瓷上作出金彩、鑲金口、銀口、銅口，使千峯翠色的青瓷錦上添花。這種情況，直到北宋尚在發展。而邢瓷就是在最興

26 石家莊地區文物研究所：《河北晉縣唐墓》，《考古》1985年2期。

旺的時期也僅僅以規整的造型，潔白的釉色取勝，其工藝的改良和進取根本不能與越瓷相比。

與鞏縣窯、定窯的關係：邢窯與河南的鞏窯、河北的曲陽定窯共同組成爲北方三大白瓷窯系。它們的具體結構，列於表一和二。表中的數據說明 Al_2O_3 的含量比較高， SiO_2 含量則較低。如果將邢窯、定窯、鞏縣窯的 Al_2O_3 、 Fe_2O_3 、 FeO 、 SiO_2 和 TiO_2 的數據列一個表，就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同異（見表三）。

表一 邢瓷胎體的化學組成

標本	氧化物(%)											
	化學成分	SiO_2	Al_2O_3	Fe_2O_3	TiO_2	CaO	MgO	K_2O	Na_2O	MnO	P_2O_5	燒失
厚胎白瓷 (HN ₁)	67.64	28.52	0.75	0.39	0.61	0.74	0.75	0.20	—	0.05	0.47	100.12
中胎白瓷 (HN ₃)	60.44	34.50	0.65	0.59	0.69	0.64	1.28	0.24	0.04	0.09	0.89	100.05
薄胎白瓷 (HN ₂)	59.08	35.12	0.68	0.69	0.99	0.44	1.52	0.48	0.04	0.11	0.15	100.20

注：數據採自河北省定窯研究組工藝組：《定窯工藝技術的研究與仿製》表4

表二 邢瓷釉層的化學組成

標本	氧化物含量(%)														
	化學成分	SiO_2	Al_2O_3	Fe_2O_3	TiO_2	CaO	MgO	K_2O	Na_2O	MnO	總量	R_2O	$Fe_2O_3 + TiO_2$	R_2O	熔劑
厚胎白瓷 (HN ₁)	68.76	18.44	0.77	—	7.91	2.48	1.08	0.45	—	—	99.35	1.53	0.77	10.39	12.69
中胎白瓷 (HN ₃)	65.09	16.55	0.52	0.07	11.34	2.75	0.96	0.60	0.09	—	97.97	1.56	0.59	14.09	16.24
薄胎白瓷 (HN ₂)	68.31	18.12	0.88	0.11	6.97	2.17	0.12	99.50	2.82	—	—	—	0.99	9.14	12.95

注：數據採自河北省定窯研究組工藝組：《定窯工藝技術的研究與仿製》表5

表三

窯名	成份	Al_2O_3	SiO_2	$Fe_2O_3 + FeO$	TiO_2
邢 窯		28.52—35.12	59.08—67.64	0.65—0.75	0.39—0.69
定 窯		29.59—34.18	59.79—61.39	0.83—0.93+0.1	0.4—0.52
鞏縣窯		37	53	0.5—1.0	近 1

表中清楚地顯示了鋁高硅低的特點，這是北方白瓷的共同特點。邢窯白瓷胎料中含 Fe_2O_3 比定窯、鞏縣窯低， TiO_2 的含量和定窯相似，但低於鞏縣窯。這就決定了邢窯白瓷胎體的白度和純淨程度高於定窯和鞏縣窯。表二的數據表明釉料中 Fe_2O_3 的含量，

邢窯為0.52—0.88%， TiO_2 的含量為痕量至0.17%，鞏縣窯 Fe_2O_3 含量為0.47%， TiO_2 含量為0.32%。三個窯的 Fe_2O_3 ， TiO_2 都比較低。釉的白度比較高，但由於燒成工藝的成熟程度不同，工藝效果也不同，邢窯的燒成氣氛控制得恰到好處，精細白瓷能做到潔白如玉。定窯白瓷的燒成氣氛和邢窯一樣，都是還原焰，但工藝不夠成熟，白度不夠，鞏縣窯的水平要低一些，白瓷工藝水平只相當於邢窯中的粗白瓷。1985年12月在邢窯調查中發現有的白瓷和鞏縣窯白瓷難於分別。鞏縣窯白瓷胎體接近燒結，吸水率小，但由於原料處理不夠完善，還留有一定的閉口氣孔，石英顆粒較細，較少具有熔邊，莫來石結晶較小，有一定的玻璃態，較高的高嶺土，顏色白中泛黃，成為土白色調。

邢窯白瓷釉中含 CaO 為6.97—7.91%，說明白釉是屬於石灰質釉，以 CaO 和 MgO 為主要熔劑，這樣的配方釉層不容易產生冰裂，釉料中的 Fe_2O_3 和 FeO 的總合不到1%，所以其白度能達到70度，釉光也很整潤。唐朝曲陽窯（定窯）白釉中含 Fe_2O_3 和 FeO 的總數一般都超過1%，有的達到1.3%，加之燒成氣氛不好，白中泛青，白度比邢窯瓷器低。鞏縣窯白釉為石灰——碱釉，其 Fe_2O_3 的含量為0.47%， TiO_2 的含量為0.32%²⁷。鞏縣窯胎泥粗，發黃色，影響釉的白度，所以白釉作黃白顏色，與山西的河津窯、渾源窯、陝西銅川黃堡窯唐代白瓷白度一致，渾源窯白瓷白度只有61.8%²⁸（圖二八、二九、三十）。

由於成型工藝的不同，器物的口沿結構也不完全相同。邢窯成型工藝熟練，拉坯成型時腹部以上順勢拉成，口沿逐漸變薄，結束時比較圓潤（圖三一，1）。部分器物的口沿略為外撇（圖三一，2、3），部分器物的口沿比較厚實（圖三一，4），部分器物的口沿唇緣部分突出一稜，稜下凹進一淺槽（圖三一，5）。杯、蓋托一類器物的口沿比較尖薄（圖三一，6、7）。少數碗類器物的口沿很薄，薄邊翻卷成唇緣，唇的中心是空的（圖三一，8）。罐類器物的口沿比較敦厚圓潤（圖三一，9—12）。鞏縣窯的成型工藝和邢窯一樣，對器物口沿處理基本相同，只是沒有見到口沿有空心的。定窯由於時代較晚，器物種類比較多，口沿結構很複雜，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第一，有的口沿尖薄，微向上收斂（圖三一，13）。第二，口沿外侈，尖端很薄（圖三一，14）。第三，粗胎施化妝土的白瓷杯，唇沿外突，唇沿下端凹入（圖三一，16—18）。第四，束頸碗一類作品，唇沿外突不明顯，頸部凹成一條溝（圖三一，19）。第五，翻沿圓唇碗，口沿比較厚實，向外翻卷（圖三一，20）。第六，唇沿翻卷，沿面像勺形，它是成型中坯體由下而上逐漸變薄，收口時將最薄的一部分翻卷過來，貼在腹上壁，唇沿中心有

27 河北省定窯研究組在研究定窯白瓷時也對邢窯白瓷作了化學分析和測試，所有的數據都發表在1984年4月4日《定窯工藝技術的研究與仿製》表3、4、5中。本文只採用其中晚唐邢窯、定窯瓷片的分析數據。

28 葉喆民《再論邢窯》，《中國陶瓷》1983年7期（增刊）。

芝麻大小的孔隙（圖三一，21—27）。這種現象在唐代定窯的白瓷裏很常見，是定窯白瓷的獨特之點。邢窯密址瓷器中同樣有這樣的現象，但數量極少。

修坯工藝，唐代邢窯成型考究，修坯也很細致，器物從口沿至底足，精細光潔，每個細微部分都很注意，表現出一個事業的興旺嚴肅的氣派。鞏縣窯比較粗放，定窯不夠成熟，修坯不精細，器物底足切割時留下鋸痕，高低不平，也不修刮，在器物成品上常有掛泥渣的現象。

上釉工藝，邢窯細白瓷，釉層均勻，裏外壁均上釉。不缺釉不流釉。許多器物圈足中心部位也上釉。鞏縣窯圈足中心不上釉。定窯有一部分碗圈足中心上釉，大多數不上釉。釉面不均勻，有流釉和積釉現象，這個現象一直到宋代，稱為淚痕。在圈足中心上釉的器物，工藝不精細，釉上的不均勻，有的有漏釉現象。器物燒成後出窯，在底部或圈足上往往黏有墊餅、灰渣等物，影響瓷器的質量和使用。從邢窯細白瓷作品看，出窯後處理很乾淨，磨得很光滑，定窯和鞏縣瓷器出窯後敲掉黏結物就完了，器身不光滑，相比之下鞏縣窯的粗糙，定窯的不成熟是顯而易見的。

七 關於邢窯的衰落

邢窯從北朝後期開始生產瓷器以來，經過隋、初唐，初步發展。這個過程經過了一個半世紀，到盛唐以後工藝技術成熟，生產達到鼎盛期。在盛唐至晚唐一個多世紀裏創造了許多優良的瓷器，以精湛的技藝推動着中國北方陶瓷的發展，影響極大。但是，五代以後邢窯衰落了。從宋代至元代只生產一般民間用的粗瓷大碗，學習定窯，工藝雖善，但因瓷質不好，藝術成就不能和定窯相比，只是增加了產量。在藝術瓷器發達的宋朝，邢窯是沒有地位的。

宋朝是中國南北陶瓷大發展的時代，為什麼邢窯反而衰落？根據對邢窯的調查，初步分析衰落的原因有五點：

第一，工藝技術的保守是衰落的主觀原因。唐代邢窯的發展主要着眼於原料的精練，製作的規整，盛唐時期注意吸收金銀器的一些造型，作品比較豐富，但生產以生活用具為主，藝術陳設瓷品種很少。製作亦不講究色彩裝飾。但人們對工藝的要求是不斷在變化，要求推陳出新，豐富多彩。邢窯的製作在幾個世紀裏都沒有變化，焉有不衰落之理？本來白瓷的發展為瓷器的美化創造了條件，但邢窯工匠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來發展生產。河北曲陽的定窯和南方的越窯，盛唐以後積極學習金銀工藝，波斯、阿拉伯的玻璃的裝飾和造型，不斷增加新的創作內容，生產朝氣蓬勃。邢窯則裹足不前，沒有甚麼創新。五代以後，越窯、定窯從其他藝術中吸收美化瓷器的手段，勁頭十足，如從石刻藝術學來了雕刻、綫刻，透雕技藝在瓷器製作中廣泛使用。五代至宋初更使用鑲金口、銀口、銅口以及金花裝飾，使北方的白瓷和南方的青瓷都空前地富麗華美。宋朝結構緊

密的刻花、劃花、印花，像豪華的錦緞那樣光彩奪目。發明覆燒工藝使產量成倍增長。封建時代的手工業競爭性也相當強，工藝上的保守必然導至競爭的失敗。唐朝的達官顯貴和王宮大量用邢窯和越窯瓷的情況，到了宋代情況就改變了，最近發掘的鞏縣宋陵宋太宗太平興國時期的李后墓，出土了精美的越窯青瓷龍紋盤和定窯白瓷鳳紋盤，就沒有了一件邢窯白瓷。上層人物的用瓷已經排除邢窯作品了。

第二，優質原料的枯竭是邢窯衰落的客觀原因。根據調查邢窯區地表的優質瓷土很有限，以瓷窰溝、永固等地為例，一個大坑連着一個大坑，長期盲目開採的結果，優質瓷土枯竭，深層的優質瓷土唐人無法開採，改用粗質瓷土以謀獲利，生產就必然以粗瓷為主。五代以後粗白瓷繼續生產，細白瓷逐漸停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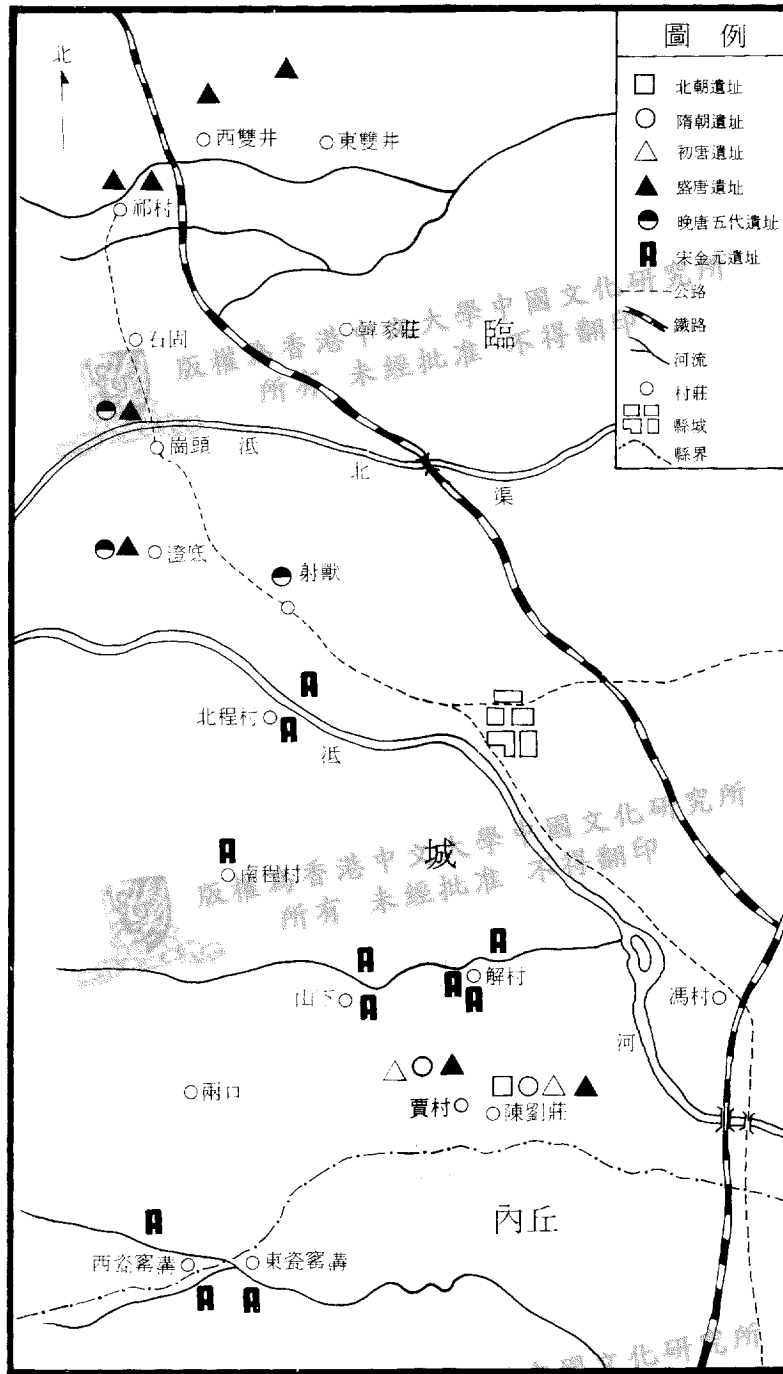
第三，當地老人傳說邢窯衰落由於邢州大地震，五龍泉不出水。自然災害造成邢窯手工業衰落，有一定根據。邢州是著名的地震區。《趙州志》記載唐代宗廣德年間，趙州地震，冬無雪，《邢台縣志》記載唐代宗大曆十一年（776）五月甲申，邢州地連震不止。地震可能造成當地水土情況的變化。水是瓷器製作的要素，水源不足使原料不可能精細加工。此外，邢州地區在晚唐五代時經常有洪水泛濫，如憲宗元和十二年（817）河南北大水，邢州尤甚，平地水深三尺²⁹。自然災害加重了社會經濟的凋敝，人們生活都沒有保障，對瓷器的購買力必然下降，像邢窯這些享有盛名的貴重瓷器，生產和銷售必然受到影響。

第四，安史之亂以後，河北等北方地區安史的餘部力量還很大。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力量連根拔除，不得不承認他們在河北的勢力，封他們為節度使。他們各自發展軍事實力，不聽中央的號令，形成割據勢力，即藩鎮割據。藩鎮是社會動亂的根源，戰禍頻起。邢州地區志書記載，大曆以後邢州地區連年兵亂，戰禍不休，比較大的戰爭如德宗建中二年（781）田悅反，圍邢州，邢將李洪固守，馬燧李抱真救之，敗悅於雙岡。僖宗中和元年（881）孟方自稱昭義軍節度使留後知邢州事，李克用擊邢、磁、洛等州。光啓二年（886）李克用擊邢敗之，以安全俊為邢州刺史。昭宗龍紀元年（889）李克用遣將擊邢、磁、洛，孟方敗績自殺。景福元年（892）李存孝以邢州叛。乾寧元年（894）三月李克用攻邢州，執李存孝殺之。軍閥混戰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大片農田變成荒地。邢州是北方戰禍最集中，經濟遭到最嚴重破壞的地區。包括陶瓷手工業在內的各種手工業作坊，無法維持正常生產，工匠被迫轉徙他方謀生，這也是邢窯衰落的一個原因。

第五，戰亂和藩鎮割據，商品流通必然受到破壞，遠途運輸受到阻礙，商品只得就地銷售，當地人又只能購買粗瓷，精細白瓷的銷路必然受到影響，因此生產日漸減少，甚至停滯、倒閉。為供當地民用之需，粗瓷尚能繼續生產，也有生產粗瓷的條件，但只生產粗瓷，就意味着工藝的衰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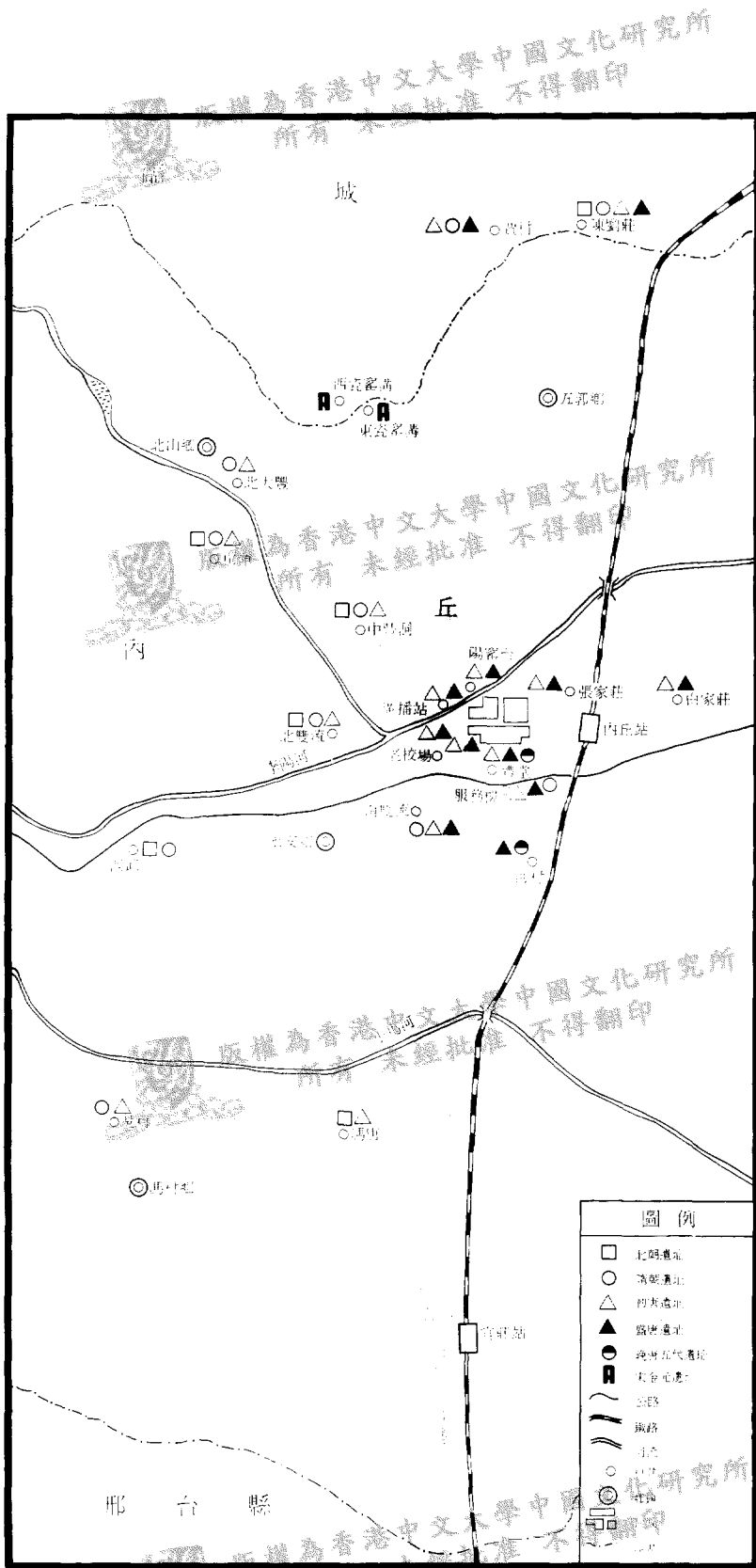
29 《邢台縣志》卷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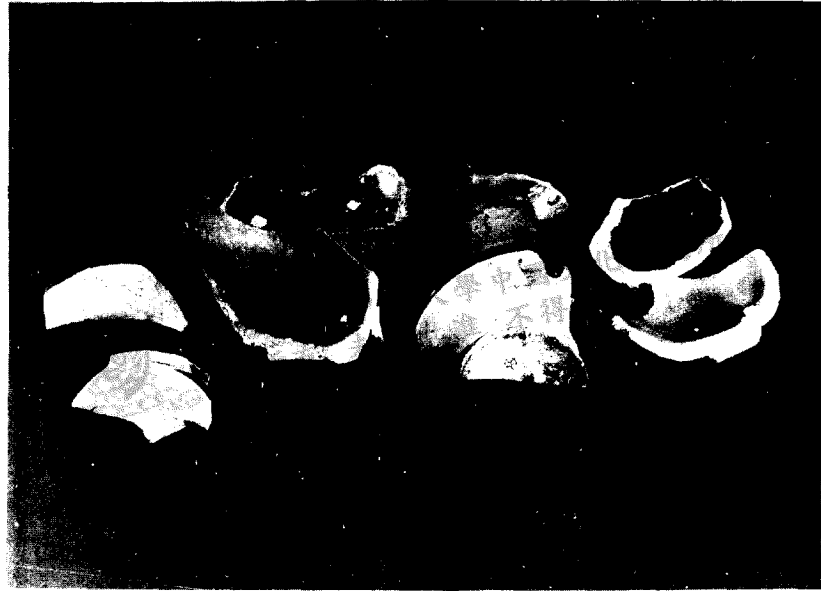
圖一 臨城舊址示意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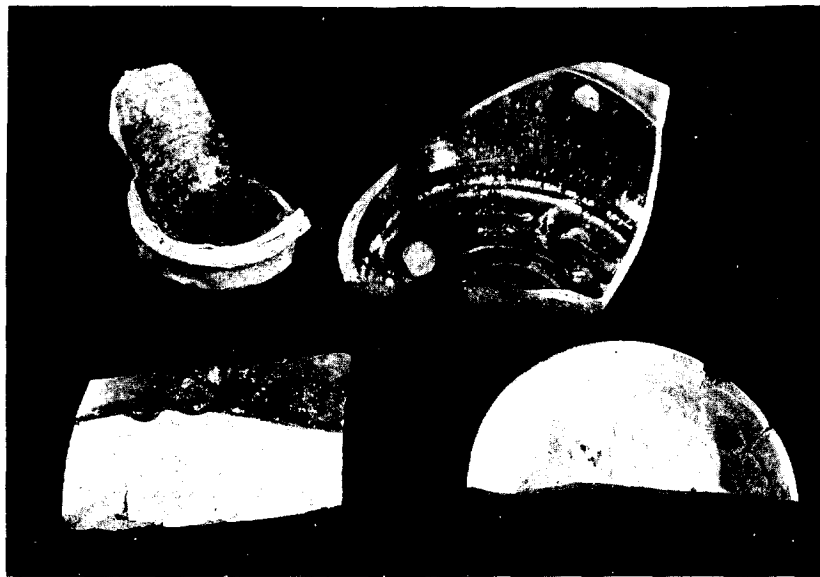


圖二 內丘窯址分佈示意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 內丘邢窑北朝至初唐青瓷殘片



圖四 臨城邢窑北朝至隋青瓷殘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內丘邢窯北朝至初唐黃釉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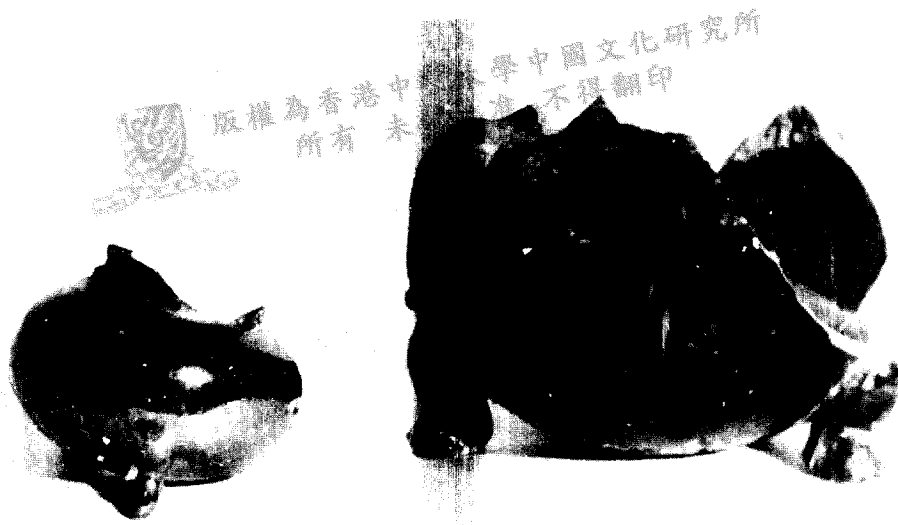
圖六 臨城唐代邢窯黑瓷殘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內丘邢窰盛唐黑瓷殘片



圖八 內丘盛唐黑瓷鏡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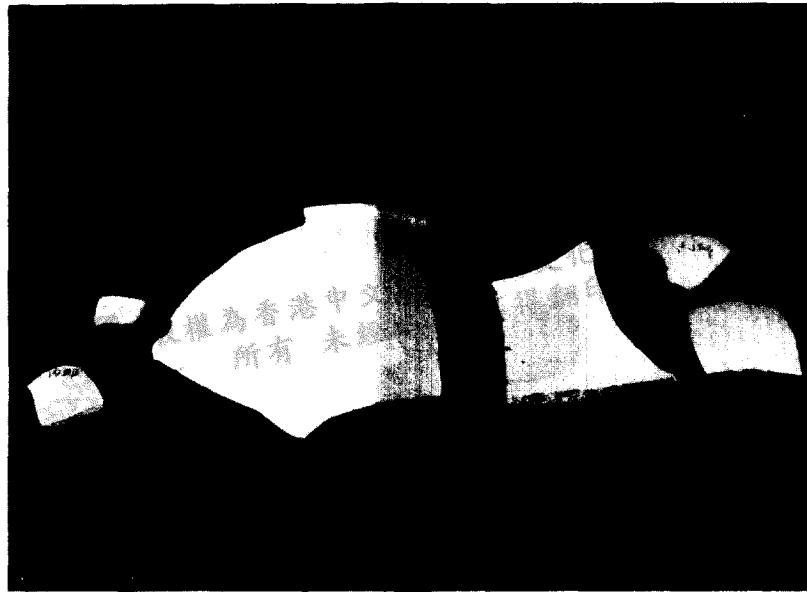


圖九 內丘邢窯唐代醬釉瓷片



圖十 內丘邢窯唐代粗白瓷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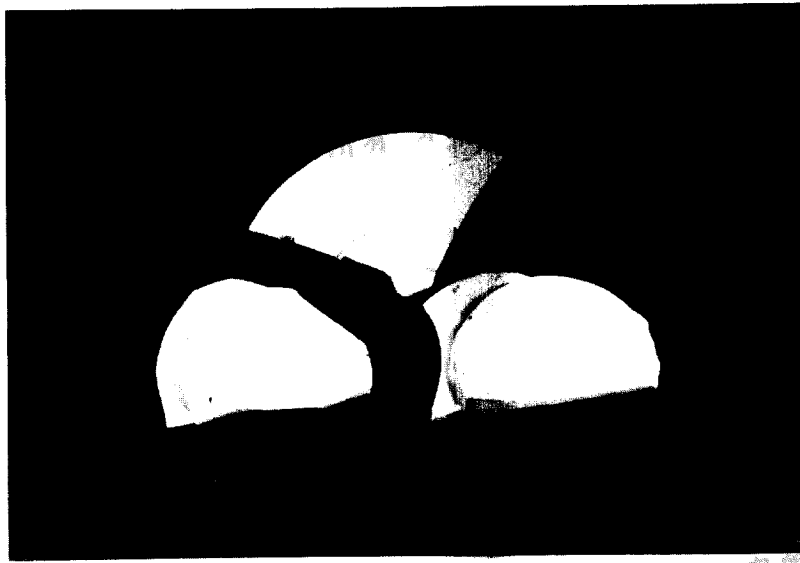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內丘邢窯粗白瓷片



圖十二 臨城邢窯粗白瓷片



圖十三 臨城邢窯盛唐時期細白瓷片



圖十四 內丘邢窯盛唐細白瓷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五 內丘邢窯盛唐、晚唐細白瓷「盈」字款瓷片



圖十六 內丘邢窯盛唐、晚唐細白瓷片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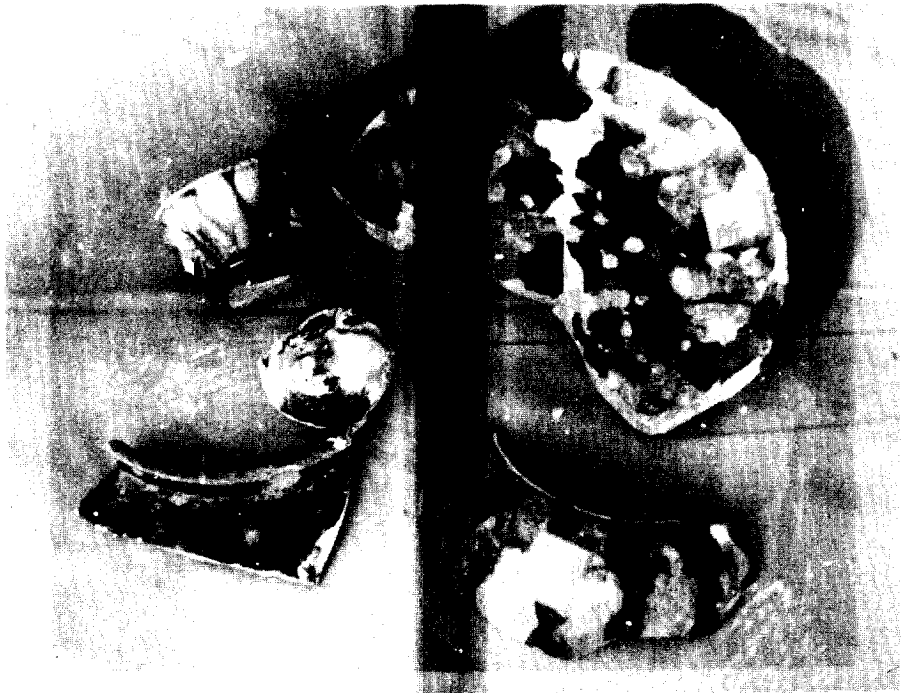


圖十七 內丘邢窯晚唐、五代細白瓷「盈」字款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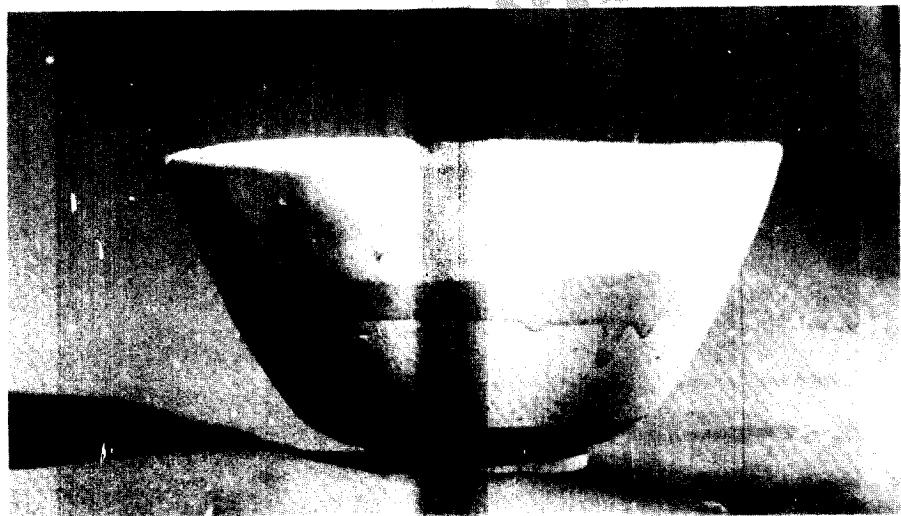


圖十八 臨城邢窯白瓷、覆燒瓷器、黑瓷、劃花瓷片和覆燒支圈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九 內丘邢窯盛唐三彩釉陶殘片



圖二十 內丘邢窯北朝白瓷碗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二一 邢窑隋白瓷香爐



圖二二 河南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白釉黑彩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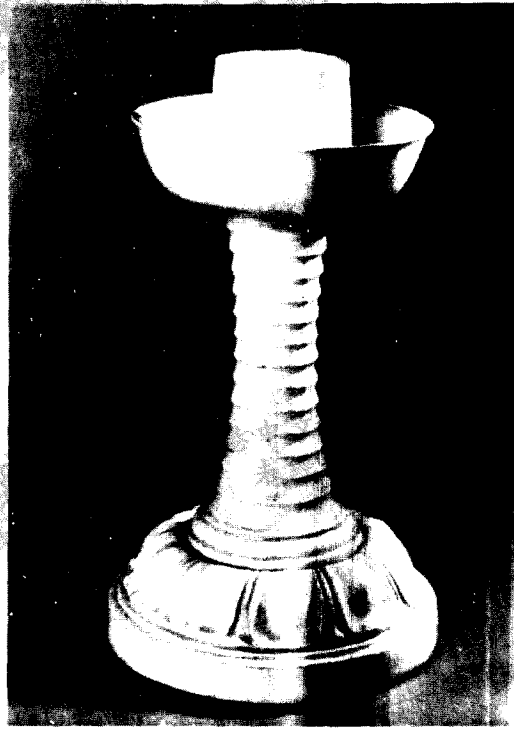


圖二三 內丘邢窯初唐粗白瓷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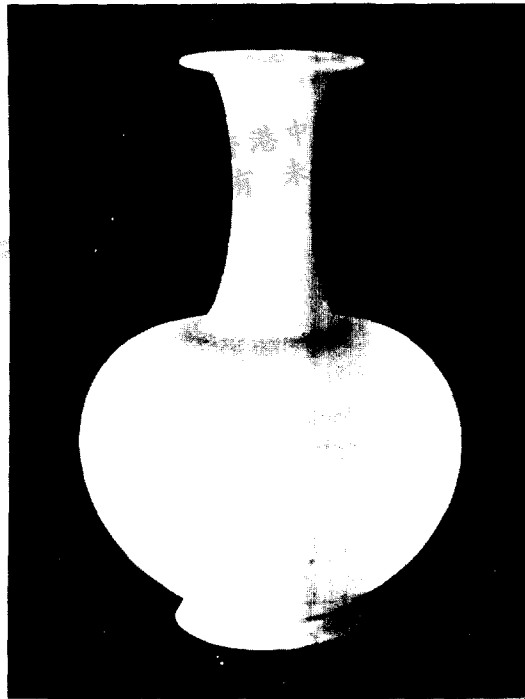


圖二四 內丘邢窯陶瓷生產的墊燒支具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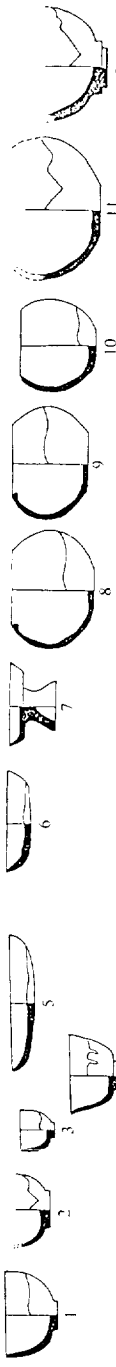


圖二五 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盛唐墓出土細白瓷燭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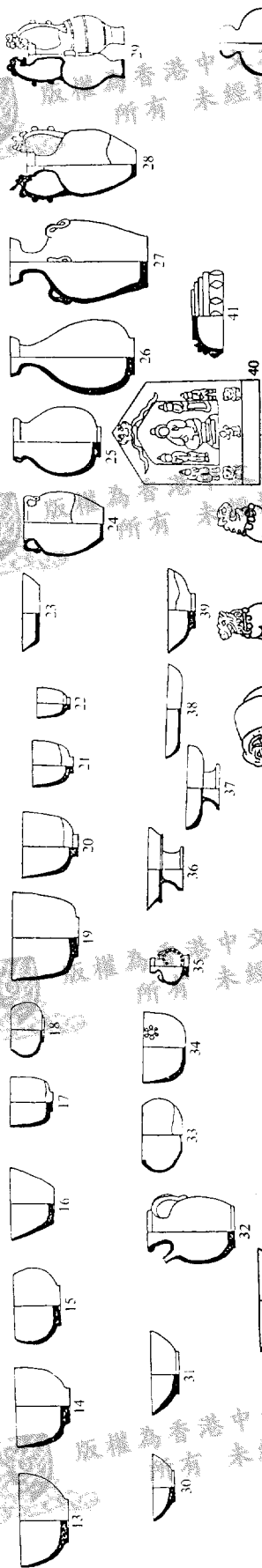


圖二六 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邢窯盛唐墓出土細白的瓷長頸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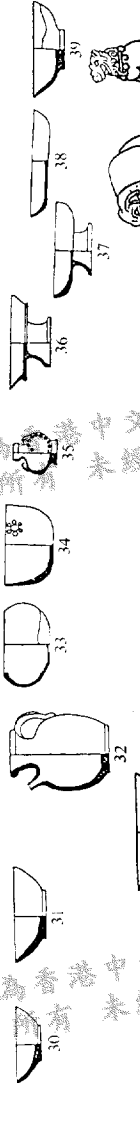
正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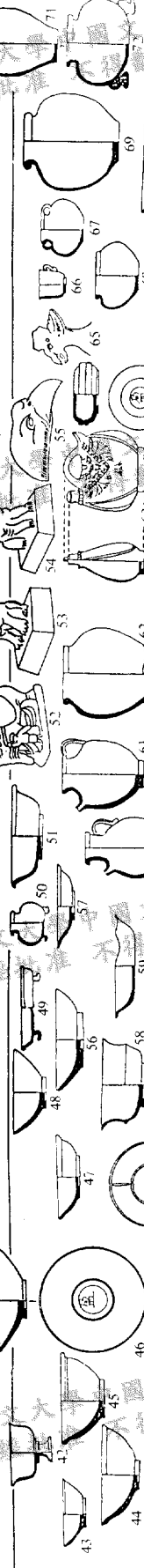
隋代
正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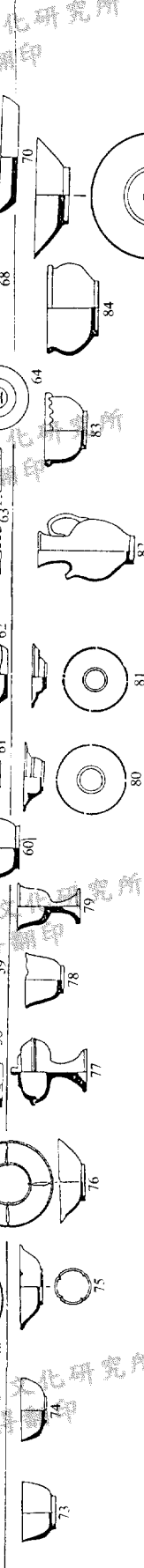
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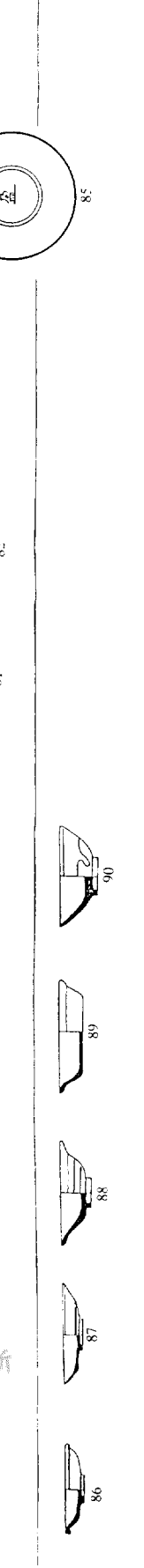
盛唐
正側



晚唐五代



宋金元
正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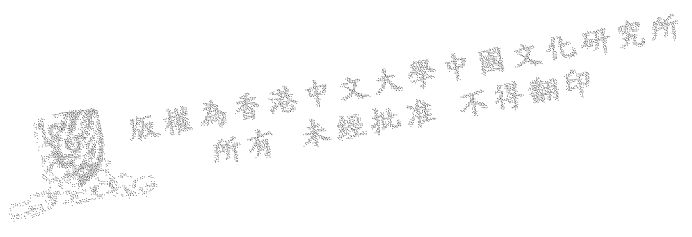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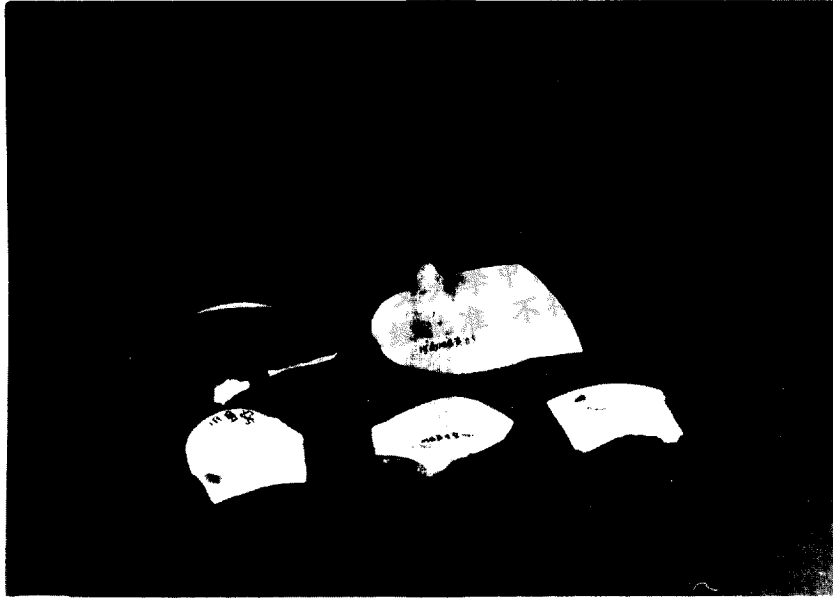
說明

1. 臨城賈村窑出土青瓷碗
2.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碗
3. 臨城賈村窑出土青瓷碗
4. 內丘北雙流窑出土粗白瓷碗
- 5、6.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盤
7.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高足盤
- 8-10.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鉢
11.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鉢
12.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殘片
- 13-15.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碗
- 16-18.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杯
- 19、20. 臨城賈村窑出土白瓷碗
- 21、22. 臨城賈村窑出土白瓷杯
23.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雙耳罐
24.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罐
25.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瓶
26.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四耳瓶
27. 臨城陳劉莊窑出土青瓷四年墓出土白瓷雙龍柄樽
28. 邢台曹寅莊隋大業四年墓出土白瓷雙龍柄樽
29. 天津市文物管理處收藏白瓷雙龍柄雙身樽
30. 31. 臨城郝村窑出土粗白瓷碗
32. 臨城射獸村唐墓出土青瓷壺
33.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鉢
34. 內丘西關窑出土細白瓷乳釘紋鉢
35.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扁壺

圖二七 邢審瓷器器物排比示意圖

36. 內丘西關窑出土白瓷高足盤
37.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粗白瓷高足盤
38.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平底盤
39.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碗
40. 內丘窑址出土素白佛龕
41.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高足碗
42. 內丘西關窑出土細白瓷高足杯
43. 臨城崗頭村窑出土粗白瓷碗
44. 臨城郝村窑出土粗白瓷碗
45. 臨城崗頭村窑出土粗白瓷碗
46. 內丘西關窑出土細白瓷「盈」款碗
48.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碗(同出的有海獸補陶鏡)
49.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三足盤
50.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三足鉢
51.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碗
52.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象
- 53、54.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獅
55. 河北鎮內出土細白瓷鷹頭(可能是鳳頭壺蓋)
- 56、57.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碗
58. 內丘西關窑出土白瓷折腰碗
59. 內丘西關窑出土細白瓷荷口平底碗
60.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壺
61.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壺
62.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罐
63.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皮囊
64. 上海博物館藏細白瓷「盈」字款扣盒
65. 國外收藏細白瓷鳳頭壺
66.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三彩杯
67.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三彩罐
68.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三彩罐
69.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三彩盤
70.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三彩盤
71. 內丘西關窑出土粗白瓷瓶
72. 內丘禮堂北窑出土黑瓷三足鉢
73. 74.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碗
75.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葵口碗
76.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葵口碗
77.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高足碗
78.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花口杯
79.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高足杯
80. 81. 臨城郝村窑出土細白瓷蒸托
82. 臨城射獸村唐墓出土細白瓷執壺
- 83、84. 揚州唐城遺址出土細白瓷鉢
85. 內丘老校場窑出土細白瓷「盈」字款碗
86. 邢台賈村劉秉忠墓出土裏白釉外黑粗碗
87. 邢台三義廟宋墓出土粗白瓷碗
88. 臨城郝村窑出土粗白瓷碗
89. 臨城郝村窑出土粗白瓷盆
90. 臨城馮村宋襄驢賢墓出土粗白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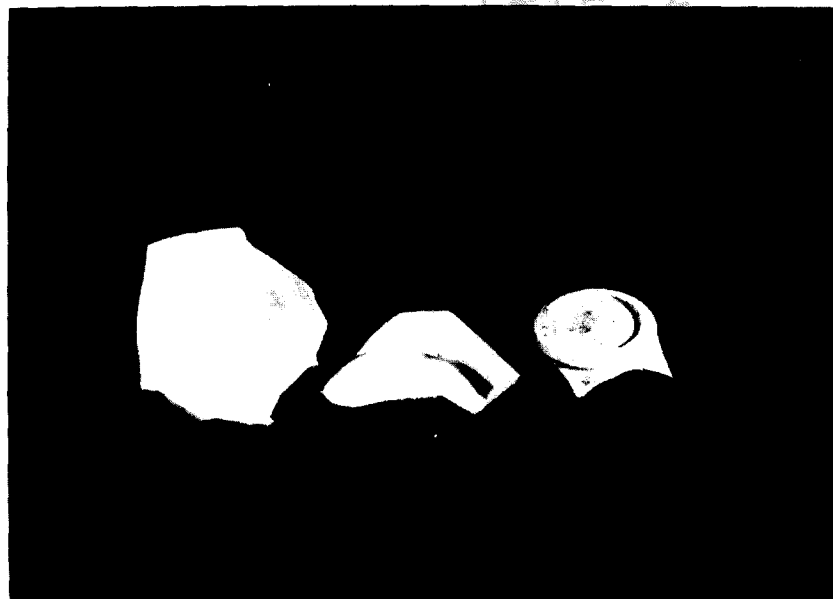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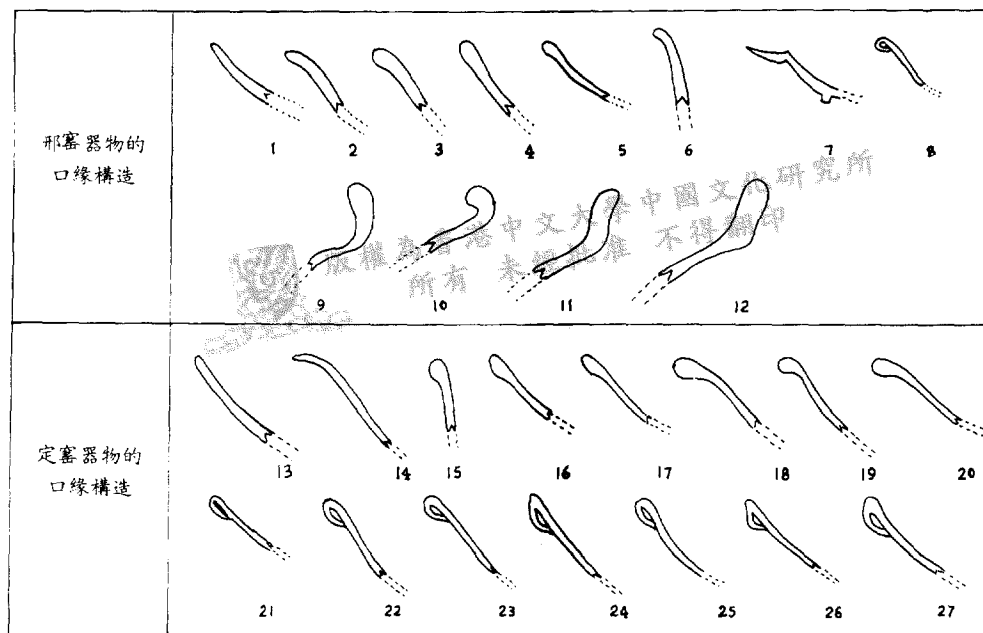
圖二八 河南鞏縣窖白瓷、黑瓷殘片



圖二九 河北曲陽北鎮定窖盛唐、晚唐細白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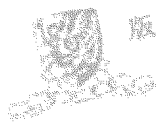


圖三十 河北曲陽北鎮晚唐五代白瓷殘片



圖三一 邢窑、定窑器物口緣構造比較圖

- | | | |
|-----------------|---------------------|--------------------|
| 1. 邢窑白瓷淺腹碗口緣 | 8. 邢窑白瓷碗空心口緣 | 15. 定窑粗白瓷杯口緣 |
| 2,3. 邢窑白瓷侈口碗口緣 | 9-12. 邢窑白瓷、黑瓷罐類器物口緣 | 16-18. 定窑白瓷凹唇碗口緣 |
| 4. 邢窑白瓷厚唇碗口緣 | | 19. 定窑白瓷束頸碗口緣 |
| 5. 邢窑白瓷茶口碗口緣 | 13. 定窑白瓷尖唇碗口緣 | 20. 定窑白瓷翻緣凹唇碗口緣 |
| 6,7. 邢窑白瓷杯、盞托口緣 | 14. 定窑白瓷侈口尖唇碗口緣 | 21-27. 定窑白瓷空心唇緣碗口沿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Porcelain of *Hsing Y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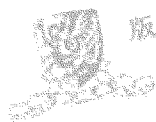
(A Summary)

Li Zhi-yan

Basing on the recent discoveries of the ceramic kiln sites in Nei-ch'iu 內丘 and Lin-ch'êng 臨城 of Hê-pei 河北, together with the docu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excavated materials of white porcelain from T'ang tombs and Ta-ming-kung 大明宮, the author has studied the famous T'ang porcelain of *Hsing Yao* 邢窯. He attempts a more systematic chronology and classification. He also goes into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Hsing porcelain, the discovery of *Hsing Yao*, the types of Hsing porce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ing Yao* and other porcelain kilns and the decline of *Hsing Yao*.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